



敵

情

研

究

第六期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政治部第三廳第三科編印

南京圖書館藏

敵情研究第六期目錄

- 敵之偽裝法西斯新軍運動.....(一)
敵侵華總機關「國亞院」.....(二)
再論敵國預算.....(三)

附

- 爲新民會的綱領與章程.....(二八)
敵國大事誌（自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二九)



敵情研究

二

一、本刊擬定每十日出版一期，遇有特別問題，隨時增刊。

二、本刊專送各級機關及各級政治部作為研究敵情之參考資料，唯內容有時含有機密性質，閱後請布嚴為保存。

敵之偽裝法西斯新黨運動

二、偽裝法西斯派，僅爲政治欲望所驅使，迎合軍部法西斯意思，東方會和社
會大衆黨是其代表。社大黨早因爲上級幹部領導轉向法西斯——東方會
原是野正國個人的獨角舞台，有極右派之稱。東方兩黨皆被日本法西斯
主流排斥，遂互相聯絡，策動新黨。

三、新黨運動以東方社大爲中心——粉譯國民同盟完全失敗于革新農村協議
會，僅本部派參加于東方會所屬籌員脫黨——社大黨成分裂危機——結局
停止運動。

三、失敗原因：（1）無政治上的基礎和要求，（2）社大下層反對法西斯，
（3）各黨內皆不一致。東方失敗後，東方會已解散，社大黨內部亦未必
能團結。

關於政局變動的動向，我們在本刊第三期上之會報中述及擬成兩大黨制，即民族黨和政友會，又

在第五期上，專文介紹過日本法西斯，這是日本政黨方面的兩種代表勢力，但是還有第三種勢力，無論其政策主張，都完全是法西斯一色，甚至於叫一般人覺得祇有他們才是正牌法西斯，而他們自己也以正牌法西斯自居；可是他們是被日本法西斯主流所輕蔑，目之爲策士式的新官僚集團，僞裝法西斯派。而在有識者看來，他們的政策主張，不過是一時的因利乘便，迎合軍部法西斯的意思，以求佛倖達到他們的政治欲望。他們沒有政治淵源，沒有社會基礎，既不能在上層左右政府，也不能在下層獲得多數國民的擁護。這派勢力的代表者，至少有兩個，第一個是東方會，其首領的中野正剛，國人把他當作法西斯首領介紹得很多。第二個是現在的社會大衆黨，其重要上級幹部如麻生久，龜井貫一郎，河野密等，有些人依然把他們當作左翼份子。但是今年敵國政黨界的一大事件，便是以東方會和社會大衆黨爲中心的所謂「全體主義單一國民政黨」運動，這運動之來也突然，去也忽然，恍如晴天霹靂，叫許多表面觀察者覺得非常驚異。

本來社會大衆黨是敵國惟一的無產階級合法政黨，東方會是既成政黨脫離出來的極右派；社會大衆黨所屬議會議員有三十六人，東方會僅有一人，而且這次運動的進行，是社會大衆黨處於從屬地位，東方會處於領導地位，所以覺得驚異者，並非毫無原因，現在這運動雖然失敗了，我們却想趁這個機會來介紹一二。

日本勞資團體，實業家聯合，日本海軍統合，日本農民統合，日本通商團體等團體，都是無產運動最盛時

的右翼團體。尤其是社會民衆黨內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已漸次抬頭，是特別值得注意的。隨着日本法西斯政治勢力的擴大與加強，左翼運動完全潰滅，勞農大眾的政治傾向，不得不以社會大眾黨為友人，所以在社會大眾黨組成當時，當選的議員只有三人，在一九三七年的總選舉時，當選的議員一躍為三十六人。但是也隨着外面社會情勢的變化，內部的國家社會主義派如麻生久，龜井貫一郎等，更趨向法西斯化，遠在一九三六年，日本無產黨及其他前進的民衆團體，提倡人民陣線時，遭他們的嚴拒，前年十一月第六次全國大會時，又將從來的政綱：一、為擁護勞動者農民等一般勤勞大眾的生活而鬥爭，二、打破資本主義以期無產階級的解放等，改作：一、基於國體本義，以期日本國民的進步發達，人類文化向上，二、代表勤勞大眾，改革資本主義，以期產業之企劃化及國民生活之安定。這樣很顯明地放棄社會民主主義，並提出民族主義，國民主義，勞資協調，產業報國等口號，真是所謂百八十度的大轉向，可是對於這次大轉向，當時內都有許多人非常感着不滿，同時在右翼方面也並不熱烈地予以歡迎，反而稱為偽裝轉向，加以排斥。不過黨的首腦部龜井，麻生等并不以此灰心，日益領導着黨走上法西斯路線上去，而龜井貫一郎又和幾個同志，親自跑到德國，想多染一點黑色回來，叫一般人承認他們確是法西斯化了的貨色，在前內閣首相近衛有意組織新黨時，龜井會利用與近衛係第一

敵情研究

高等學校時代同級的關係，熱心經營，所以一時新黨運動會以秋山定輔、秋田清，及社會大眾黨的這一批高級幹部為中心而活躍過，不用說結果是完全失敗。

至於東方會幾乎可說是中野正剛個人的政治總機關，其成立之初本是所謂教化團體，自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野附和着協力內閣之說，脫離從來所屬的行政黨，繼承當時的內務大臣安達謙所組織國民同盟，這時的中野的主張，便是所謂澈底解決滿洲問題，確立非常時金融政策。換一句話說，便是十二分的迎合軍部法西斯的意思。可是安達謙藏的態度漸趨穩健，中野不捨於心，又將親自創造的國民同盟丟掉，將東方會當作政治結社來活動，東方會雖然渺小，總算是他可以完全支配的地盤，於是中野痛快地打着全體主義革新政黨的旗幟向政界邁進。在一九三七年總選舉的時候，東方會也居然有一名當選為議員。可是日本法西斯的主流，依然認爲東方會是粉飾過的舊官僚集團，尤其是中野個人是無節操的野心家，所以在一九三六年日本法西斯的統一運動，結成時局協議會時，中野正剛是被拋在圈外，局促地守着他獨自的堡壘，但是這是中野所不甘心的，所以東方會的杉浦武雄，在近衛門謙時，又向斯黨運動最力的末次內相勾結。

東方會原是早已掛着法西斯招牌，在野心家的中野想來，豈以爲登高一呼，則應者雲集，不料日本法西斯主流方面，且以冷眼相看，社會大眾黨正是煞費苦心在開拓法西斯化的前途，依然被世人視爲獵官運動，於是物以類聚，羣體的互相接近是勢所必至了。

東方會和社會大眾黨的合併暗潮，據改造三月號河野密的告白，似乎是早已存在的，但是這種消息，惟有他們當事者少數人才知道。不過自從近衛內閣的官制新黨運動失敗以後，當然兩方面感到了莫大的失望之餘，恰好東方會的杉浦武雄和社大黨的三輪壽壯原是同學，又是辯護士的同行，便常常以私人資格討論到合流問題，所以這次新黨運動好像是突然出現，實則是源遠流長的。

(二)

這次新黨運動的正式開始，據我們所知道的，是一月二十六日藉中野的岳父文人三宅雪嶺的生日，中野，杉浦，麻生，三輪等四人在三宅家裏會面，結果在原則上，兩黨都同意合併，并計議如果可能，須網羅各小會派。惟中野對於籌召的旨意有點不滿，於是先由國民同盟接洽。二月二日社大黨的片山暫，三輪壽壯，和東方會的杉浦武雄三人聯袂到國民同盟旅館安達謙藏家裏，首先說明當前小會議有大合併的必要，繼而告白他們現在的全國，誘勸國民同盟參加，老輩了的安達一時爲他們這些策士的甘言所蒙迷，頗爲高興，一方面約社大東方兩黨黨首於八日相會，一方面派人到國民同盟的根據地安達的故鄉熊本縣去徵求意見。可是安達終於覺悟過來了，五日突然打電話給杉浦武雄說，八日的會談須延期，杉浦比即覺得事情有點不妙，於是和由谷義治兩個人同去安達那裏探問究竟是何意思，次日中野本人又去勸駕，安達祇好答應熊本來信後再說，可是派往熊本的伊豆義人回來以後，報告當地幹部完全不贊同這一合併，於是決定國民同盟不參加。

二月九日社會大衆黨的黨首安部和中野會見，決定社會大衆黨和東方會兩黨合併，先且結成準備委員，協議政綱，政策，黨名黨章等，並發表共同聲明：

「我國爲要克服當前的日支事變，貫澈東亞再建大業，已處於一大試練之下。這難局打開的惟一方法，正如過去我國歷史所指示，在於闡揚建國之精神，遵循一君萬民之大義，一新國民之協力。我車越世界之國體，斷不容有特權政治、派閥政治、階級政治，獨善政治。國民輔翼乃國體之精華，國民參政爲憲政之基本，故提倡新日本之指導精神，喚起社會各階層之自覺與熱情，恢宏同胞之氣概，乃至凝結國家之意志，實爲新時代不可缺少之政黨的任務。」

東方會及社會大衆黨，……互相披露眞情……如戰友之親和協力，甘爲時代之先驅，今謀結成全體主義之單一國民政黨，而倉卒組織準備委員會……

這個聲明，當然是所以表示他們共同的政見和使命的，然而除了一串慣用而意義曖昧的名詞外，實際上完全是空空洞洞的，譬如說，一方面似乎在責備現在政治是所謂特權政治或獨善政治，而另一方面又在極力地摹倣平沼的口吻，在說「萬民輔翼，乃國體之精華，國民參政，爲憲政之基本。」那麼，這次新黨運動，儘是爲着這種衝動，——「謀結成全體主義單一國民政黨」而已。

本來自向國民同盟交涉失敗之後，似乎決定兩黨合併了，可是究竟覺得局面太小，不孚全體主義單一國民政黨之旨，於是乘着日本革新農村協議會衰弱下去的機會，加以引誘。果然革新農村協議會

方面欣然答應，井伊派、參加準備委員會。可是這消息一傳出去後，「農協」的各地方支部也都表示反對：一時雖傳「農協」的培植者前農相石川頼甯和產業組合會長千石與太郎等也贊同，然而實際情形並不如此。千石與太郎於二月十四日會聲明自己對這次合併表示懷疑，而且將齋井請他傳達此意於有馬的提議，也斷然拒絕了。

所以贊成合併的，祇不過是黑田新一郎、安達巖等所謂本邦派而已，因此幾乎叫「農協」有分裂的危險。

正是這時候，政界的浪人宮崎龍介，下中彌三郎，島中雄作等也乘機活動，極力慇懃他們作廣泛的全體主義政黨，不可限於社大黨和東方會的合併，另一方面策士齋井貫一郎又和秋山定輔，秋田清，中溝多摩吉等密謀，將來拾出林銘十郎大將為首領，在當前主張新黨應如政友會一樣施行代行委員制，以中野及麻生為代行委員，一方面又勾結其他小會派，如第一議員俱樂部及第二休息室等。

這樣一來，問題愈弄得複雜了，東方會固然從來便是中野個人的專斷，會員及幹部內心雖有不滿，也從未顧及，而在這次竟惹起所屬議員三浦虎雄和馬場元治兩人脫黨。社會大眾黨就更不同了，該黨原是以工會和農會為基礎而建築的所謂無產階級的政黨，自合併消息傳出之初，東京橫濱大阪神戶等大都市之有強固組織的地方，無不表示反對。原來社會大眾黨在質質上雖早已轉向了，因為名字沒有變更，在形式上還依然是無產者的政黨，一般勞農大眾仍有意無意的予以支持，若是和東方會一合

併，真是名實俱亡，很顯然要遭受大眾的反對。不但如此，而且社會大衆黨的上級幹部，固然是舊社會民衆黨內的法西斯份子，這是時勢使然，然而實在他們尚不過是社會大衆黨的外衣，不是社會大衆黨的本體。社會大衆黨的重要構成份子，是和他們不同的以安部磧造爲中心而團結的下級幹部。這些人多半是舊農系份子，其中著名的如水谷長三郎，宮吉榮一，根本治一郎等，都反對這次合併。因爲在這時候，他們若是說反對結成全體主義的新黨，或者在理論上反對全體主義，而拒絕參加是不可能的，於是幾經協議的結果，提出了東方會決不會承認的條件，便是推舉安部磧造爲新黨黨首，若是能夠承認這條件，便贊同合併。以安部那樣老於政治運動的人，真可以說是半信半疑，這條件看來是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然而在兩黨最初策動合併者之間，是早有一種默契，便是說，東方會是老牌的法西斯政黨，而社會大衆黨是無產階級政黨轉變的，這次合併是社會大衆黨合併到東方會，今後應當是東方會領導社會大衆黨，所以新黨黨首當然是屬於中野正剛的，却不料社會大衆黨的下級幹部竟反對中野，提出以安部爲黨首，這無異於反對合併，而給最初策動合併者以意外的打擊。

最後協議的結果，是推安部爲總裁，而以中野及麻生處理黨的實際事務。可是黨首問題原不過是一個表面問題，黨首縱決定推安部，本問題還是不會解決，而且這樣下去，惟有陷社會大衆黨於分裂，所以安部顧慮到這點，當協議的結果，提交給他看時，他於二月二十二日發表了如下的談話：

「對於兩黨合併，我個人本是不怎樣主導的。可是黨內諸同志非常熱烈，不想叫他們招架，於是

一直沉默着，然而現在爲着我的黨首問題而釀成合併的裂痕，甚且影響社會大衆黨自身的分裂，情勢到了這樣的步驟，要沈默也不行了，我決心不參加新黨了。」

這談話從表面看來，好像是推脫黨首問題的責任，然於話裏言間，則是完全反對所謂新黨運動。這樣一來，即原來熱心於合併的也不敢再堅持了。再堅持的話，祇有他們這一批脫離社大黨，而所謂新黨還是不成功的，因爲東方會所希望的不是他們這些人，而是所謂廣泛的羣衆。所以在二月二十三自由社會大衆黨、東方會、日本革新農村協議會共同發表聲明：「以社大、東方、革新協爲樞軸的革新新黨準備委員會，基於社大、東方兩黨首的聲明而進行諸般準備，但時機尚未成熟，殊難實現，現在決定，暫作罷論，繼續友好精神，以待異日」云云。於是這一波瀾重疊的「全體主義單一國民政黨」運動，才得告一段落。

(三)

這次新黨運動的失敗，不用說東方會是十分不滿，就是社會大衆黨的麻生、龜井等也是非常失望。東方會固然要謀飛躍的發展，麻生等也是始終想把這無產階級政黨的老招牌換掉，於是這次失敗，據一般人看來，並不就是前途的絕望，祇看這次最後的聲明，尚說合併運動不過暫作罷論，仍繼續友好精神，以待異日，便可以瞭然了。然而內情却不是如此簡單，第一，他們這樣的合併運動，純粹由於一種政治野心出發的，並非真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政策的共同要求。第二，社會大衆黨的基本構成

份子，是農民和勞動者，他們在侵華戰爭中已備嘗了法西斯所給予的痛苦，不能苟同於上級幹部的法西斯化，暫時不打倒他們，也不過想利用他們作幌子，以避免外來的壓迫。第三，其他各小會派都是在動搖分化的前夕，若是黨本身一有變化，勢必引起黨的潰滅，如「農諭」便是一個好例。却不料在本屆議會開會之間，中野正剛因擅離職守，以致失掉了議員的位置，東方會不得不解散，那麼以東方會及社大黨為中心的運動，自然是不會再有了。

不過今後中野正剛這無節操的政治野心家，遭了這次打擊後，難道就消極起來嗎？決不會的。看他為要迎合軍部法西斯華南派的意志，竟不顧議員位置，跑到上海放肆作反英的狂論，回國後竟恝然解散東方會，表示今後決不參加議會之意，是否投進了華南派的門檻，尚屬可疑。而社大黨麻生、龜井一派在這次失敗後，發見了下層強硬的異己派，今後的趨向，似乎是着重在黨內團結的工作，不過他們若是再犯領導錯誤，無論何時都會被排斥的。

總之偽裝法西斯派，雖盡力於鎮營勾結，而內外矛盾多端，其前途不單是不能發展擴大，而且是愈要陷於混亂衰弱的。何況在侵華戰爭持續下去以後，日本的勞農大眾為要逃出貧窮和死亡的困境，自然會起來打倒一切法西斯，更無論偽裝法西斯了。

敵侵華總機關的「興亞院」

一、敵人爲什麼要設置興亞院

二、興亞院成立的經過

三、興亞院的職掌

四、興亞院裏是些什麼人物？

一、敵人爲什麼要設置「興亞院」

去年九月，敵五相會議開會的時候，軍部提出設置「興亞院」（當時稱爲對華院）的建議，其理由書的內容是這樣的：「日本的固定國策，爲中日互相提攜，確立東亞永遠之和平。要達到這個目的，單靠發動武力是不够的，必須兼用一切的方法與手段，使中國民衆覺悟中日提攜之必要及其合理性，因爲這個原故，我們必須動用一切力量，作長期的支持。然而，現時負有這種任務的機關，同時兼有其他的任務，互相分離，不能集中，以完成其使命。尤其是這種對華事務，多半是屬於現存機關之本來任務範圍以外的，且其內容，又極廣泛複雜，故爲使各種事務互相發生密切之聯繫，而謀其統一調

聲起見，有另設單一系統的機關之必要，這就是我們之所以要在內閣之中，設立一個獨立的機關興亞院，以掌其事的原故。」

在這理由書中，故闕已將設置「興亞院」的原因，說得明明白白了，由這段說明，我們可以知道敵人之所以要設置興亞院，是因為他們感到單靠武力不能「使中國民衆覺悟」，今後將要以武力以外的各種方法與手段，來進行滅亡中國工作的原故。

軍部的這個說明，確很明白了當，但這個說明，只說出了原因的一半，其他的半，却隱祕起來，不肯說出。這隱祕起來的一半是什麼呢？那便是軍部想利用這「興亞院」的新組織，來包辦侵華工作，來排除國內一切障礙與阻力，毫無顧忌地侵略中國。

這一點，絕不是我們的臆測，而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當戰爭發生不久的時候，軍部感於國力的牽制過多，不能自由行動，會有加強內閣力量，把它改成戰時內閣的企圖，後來因為種種困難，不能實現這個計劃，就不得已而求其次，逼着近衛設了一個所謂五相會議。五相會議，雖然不能發揮戰時內閣的功用，但比普通閣議是有力得多的，軍部苦心孤詣地要近衛內閣把官設置起來，這正表現他們是有統御關係，自行其是，進而從事獨攬或包辦一切的野心的。

在「興亞院」成立之前，軍部大聲疾呼，說是對華政策必須一元化，而「興亞院」是負有使對華政策一元化之使命的。由這「一元化」的口號，我們也可看到軍部想包辦一切侵華工作的野心，因為

所謂對華政策一元化這句漂亮話，說得通俗一點，就是「對於中國的事情，由一個人負責辦理，別人不要動手」的意思，不准別人插手，而由一人去辦，這不是包辦是什麼？

二、「興亞院」成立的經過

「興亞院」的設立，從着手到完成，是經過了很長的時間的（從去年二月至十二月）。在這遼長的時間裏，曾經發生過不少的曲折，其中最為顯著的，便是軍部和外務省的權限之爭。軍部最初意見，認為「興亞院」應處理一切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各種事情（這是軍部欲包辦一切侵華工作之一又一證明，請參閱上節），當時的廣田外相，看到軍部的這個企圖，有奪取外務省大半職權的危險，便大加反對，他主張「興亞院」只能連絡或調整各省所管對華事務，而不可主管一切。雙方爭執很久，幾經折衝的結果，是把純外交的事情，依然交外務省辦，但外務省所屬的對華文化事業部，必須移到「興亞院」的手裏。

這場爭鬥，勝利顯然是歸軍部的，受創創重的廣田，就只好忍痛辭職，退出外務省了。

廣田去後，宇垣上台。這位新外相，對把廣田打下擂台的軍部，作了很猛烈的抨擊。他以堅決的態度，反對「興亞院」有執行權，反對「興亞院」的對象為整個中國，而應限於佔領區域，並且他主張由外相兼任該院的總裁。這自然是不能使軍部同意的，於是宇垣也跟在廣田之後，掛冠而去。

犧牲了兩個大臣的這個難產的「興亞院」，終於在近衛兼攝外拓兩相之時，在軍部指揮刀的揮動

之下，才「安然」誕生了。這是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事情。

三、「興亞院」的職掌

近衛會對所謂「興亞院」的性質加以說明，他說「興亞院」是「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行政機關」，是「執行對華政策的樞紐」，這個說明，使我們一目了然，知道所謂「興亞院」，即日寇執行一切滅華計劃的總機關。一個以滅華為目的機關，它的職掌自然是滅華的工作。這裏我們且把它掌管的事項介紹在下面：

- 一 轉變期間，在中國所須處理的政治、經濟、及文化方面之事務。
 - 二 前項各種政策之樹立。
 - 三 關於以在中國經營事業為目的，而依特別法律所設公司之業務之監督，及在中國經營與中國有關業務之統制。
 - 四 各機關有關中國行政事務之統一。
- 「興亞院」的工作便是上述的四大項。它在實際上已有很大成就的，就是南北各地偽組織之扶掖，華中及華北之法幣的破壞，淪陷各地奴化教育之推廣，及華北華中兩國策公司之監督與統制等。
- ### 四、「興亞院」裏是些什麼人物
- 在上面我們已經說過，「興亞院」是軍部為包辦侵華工作而設的，那末，在「興亞院」裏主導著

務的人，自然大半是軍人的。在「興亞院」尚未出世的時候，軍屬的腐聲已逐漸，至「興亞院」的人事發表談話道：「在理想上，「興亞院」的總務長官，擬由文官中選任，但綜合現下的情勢看來，除武官而外，頗難得到適當的人選。」在這呢呢惱惱的談話中，他早已把法西軍人驕子的柳川平助內定爲總務長官。鈴木貞一定爲政務部長了。

下面我們把「興亞院」課長以上的名單開列出來，以見軍部在「興亞院」中是居於怎樣的地位。

總裁：平沼首相

副總裁：有田外相

石渡藏相

板垣陸相

米内海相

總務長官：柳川平助（陸軍）

政務部長：鈴木貞一（陸軍）

第一課長：白石義隆（海軍）

第二課長：鹽澤清宣（陸軍）

第三課長：矢野征記（外務省）

敵情研究

經濟部長：日高信六郎（外務省）

第一課長：毛里英於菟（大藏省）

第二課長：菅波綱事（工商省）

第三課長：中村純一（遞信省）

第四課長：久保文藏（大藏省）

文化部長：松村博士（千葉醫大）

第一課長：（未定）

第二課長：多湖實夫（厚生省）

第三課長：林安（外務省）

技術部長：宮本武之輔（內務省）

再論敵國預算

- 一 今年度的敵國預算和公債預定發行額——公債的可能發行額——公債發行的困難——公債總額的計算，和多額的利息。
- 二 新的增稅，和三年來的增稅。
- 三 侵華戰費的擴大，與游擊戰的消耗敵人——狹義和廣義黜費的累計。
- 四 追加軍事預算，比預定的減少——其原因。

我們在本刊第一期上，曾檢討敵國明年度（四月起已爲今年度）預算，當時經過議會而決定的，尙只有一般預算，其他追加預算，和臨時軍事費預算，都不過根據敵方所傳的推測數字。現在敵海陸軍的臨時軍事費，追加預算，和其他各項的追加預算，都已經先後在議會中通過，因此有再作一番敘述並加以若干考察的必要。上次論文中所推測的預算數目，雖與這次通過的，略有出入，但我們所指摘的各點，原則上仍是完全適用的。

敵國今年度預算，已爲本刊第三期敵國大事誌所述，總數爲九十四億餘，其主要內容如次：

(一) 一般會計

(甲) 總預算之本預算

三・六九四（單位百萬圓）

敵情研究

一八

(乙) 總預算追加第一號(註一)

九一〇

內：大藏省

二四三

陸軍省

四九四

海軍省

一七二

(丙) 總預算追加第二號(註二)

一九九

共計

四八〇四

(二) 臨時軍事費追加預算(註二)

四六〇五

內：陸軍省

三六四五

海軍省

八一三

預備費

六五〇

總計

九四〇九

(註一) 參看本文附錄

這九十四億九百萬的預算中，有五億三千萬是重複計算的。這是大藏省預算新要求的一部分，移撥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所以實際上預算總數為八十八億七千四百餘萬日圓。此外尚有七億日圓，為國庫負擔的契約權獲得費，該費實際的支出是要在明年度，但在今年度預先立定契約。這筆費用之後

式的預算要求，是德國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最後，尚有各殖民地及其他特別會計的追加預算，請見文後附錄。又一般會計的會計年度，係四月一日起至翌年三月底止，但臨時軍事費預算的會計年度，是二月一日起，至明年一月底止。

這樣空前的大預算，繼入方面，因為租稅的增收有限，自然要照歷年成例，用「赤字」公債來填補。結果今年度新發行公債預定額，也是與大預算一樣是空前的，總數共達五十九億二千五百萬日圓，內容如左：

一般會計本預算	八〇九・一九五（單位千日圓）
第一號追加預算	七二八・〇四四
臨時軍事費預算	一九〇・四九二
各特別會計預算	三・九三四・〇七〇
共	二七三・六六八
計	五・九二五・四七一

今年度預算中，預定發行的新公債，既達約六十億日圓之巨，再把去年度，前年度發行未了的公債，加在一起，為數將達八十餘億圓。截至今年二月初旬止，去年度前年發行未了公債，尚有二十億餘。

去年度公債發行預定額

五・六二八（單位百萬）

前年度發行未了公債額

九三四

共計

六

六・五六二
四・一〇〇
四・一

去年度已發行公債額（三月初旬止）

二・四六二

兩者相減尚餘

誰都知道，這八十四億的公債，是發行不完的，敵國經濟界的困難，是一年比一年地在增加着，今年的經濟界，因過去儲藏品的激減，物資缺乏的深刻化，重工業生產之無法增加，存金已告枯竭，戰爭將更促成勞動力的不足，物價的騰貴，違法交易的橫行，等等，必然地較去年更形困難。在這種情形之下，怎能消化上述鉅額的公債？姑讓一步，假定今年度的經濟課，和去年度一樣，沒有新的困難，那末，可能發行的公債，也不過四十億左右，換句話說，上述的八十四億公債，只能發行一半，今年度六十億公債，只能發行三分之二而已。

我就去年金融界的新蓄積資金，來考驗公債的消化能力。新蓄積資金的主要成分，當然是銀行的存款。但是銀行存款之中，能投資於公債的，只有定期存款。可是去年日本銀行以外的特殊銀行，普通銀行，貯蓄銀行三者合計的存款增加為三十四億，而定期存款僅增十六億日圓，即使全部投資公債也無濟於事。事實公債消化的困難情形，自去年下半年起，更形顯著。譬如敵國六大銀行（三井，三

菱，第一，安田，住友，三和）去年下半年國債所有額，為十九億六千萬日圓，較上年僅增七千六百萬日圓，如與上半年所增加之六億二千九百萬日圓相較，不得不謂公債消化力已形減退。今年度決沒有新的條件，足以改善這種情勢。

據我們的計算，截止今年三月初旬止，敵國的公債總額，已達一百七十億日圓。若是假定今年度（明年三月底止）公債，能再發行四十億，則公債總額，將達二百十億日圓。敵國的公債之中，外國債的利息，都在四釐至六釐之間，內國債的利息，一半以上是四、五釐，其他的，為三釐半，如公債全體平均的利息為四釐，則二百十億公債的利息，需要八億四千萬。這種利息的支出，不得不求之於租稅，難怪租稅要逐年增加。

今年度的增稅是一億九千五百萬，還不過只能作新公債的利息而已。近年來敵政府的橫征暴斂，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自戰爭開始以來，新增的租稅，共達五億八千三百萬日圓（（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日））

前年之「北支事變特別稅」

八七（單位百萬）

去年之「北支事變稅」

三〇〇

今年度之增稅

一九五

共
計

五八二

而且在這五八二百萬日圓的增稅不久以前，當時的結城藏相，已經增稅一次，計一億六千九百萬

日圓，所以在這三年之內，增稅總數，已達八億五千一百萬日圓，而過去（即大前年）所有的租稅總額，亦不過十億七百萬，這就是說三年來的增稅，竟及原有租稅十分之八，敵國人民負擔之重可想而知。

這次的臨時軍事費（即狹義的侵華戰費），是四十六億五百萬日圓，較之去年度的臨時軍事費四十八億五千萬，僅少兩億餘。據歐陸相板垣的答辯，今年雖沒有大的會戰，但是不斷的小戰，仍是需要多額的軍費。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廣大的游擊戰，在怎樣的消耗敵人，我軍領袖的「積小勝為大勝」的戰略，是怎樣的正確！

精確的侵華戰費，是很難估計的，一般會計中軍事費的一部，其他各省豫算的一部，都帶有戰費的性質。現在單計算侵華以來至臨時軍事費項中的狹義的軍事費，為數已累計二十一億（不包括前年第二回議備金支出的一千萬，同年七月敵國第七十一次議會所通過的五億一千萬，同年九月第七十二次議會所通過的二千億三千萬，去年第七十三次議會所通過的四十八億五千萬，及這次第七十四次議會所通過的四十六億五百萬，五者合計，共達百十九億九千五百萬日圓。這都是狹義的軍事費。普通廣義的軍事費，較狹義的，約多三分之一，那末，嚴格地講來，敵國的侵華軍事費總數，約為一百六十億左右。

這次的預算，數額上雖是空前的多，但是比敵輿論界，產業界一般所豫想的，（這個豫想，當然

是根據蔣軍部的軍事計劃的），是大為減少。減少的部分，當然是追加的軍事預算，（包括前述的追加預算第十六號中海陸軍預算及臨時軍事費預算）。據最初一般的豫想，一般會計中的軍事費追加豫算，約為十二億至三億，臨時軍事費，將超過六十億，合計為七十餘億，可是這次通過的，不過五十二億餘，不得不謂，已大事減少。照最初敵軍部的計劃，這次的臨時軍事費中，還包含一般會計的軍事費，可是照現下的預算數目，和板垣在議會中的答辯，這種計劃，已成爲泡影，同時十二，三億的一般會計軍事預算，亦減爲六億六千萬。正如我們在本刊第二期（第十二頁）中所指摘的：「這種經費較預定如此減縮，……那必減削了『新國防計劃』的費用」，這是毫無疑義的。至於這個「新國防計劃」，如何蒙了打擊，我們希望在其他的機會來分析。

但是敵軍部爲什麼把這些軍事費，縮小了這麼多呢？是否不需要呢？不，正如本刊屢次所指摘的，敵人的軍備擴充，是極迫切的。是不是恐怕軍事預算太大，議會中無法通過呢？不，敵軍部已可用「非常時對三字，可以壓迫議會，通過他們所要求的軍事預算；目下的議會，就是審議軍事費的內容，已經被「軍事秘密」的檔箭牌所阻止，所以不論軍事費的數目幾何，凡是軍部所提出的，議會只能唯唯應命的。至於大藏省，更沒有力量，來「查定」軍事費了，所以大藏省已經由查定變爲「複算」的機關了。結果，減削這些軍事費的，是什麼力量呢？無疑的，是實際上的物資缺乏，是物資動員計劃。軍備擴充，當然須多少顧到現有的，及將來可能生產的物資，尤其是後者。不過物資動員計劃的

失敗，我們在本刊上期，已經分析過，因之已減削了的軍事預算，結果還要縮小。

附錄

(一)十四年度一般會計追加預算第一號

歲入

經常部 四，八五四

臨時部 九〇五·六八九

公債金 七二八·〇四四

其他 一七七·六四四

合計 九一〇·五四三

歲出

經常部 九二·八四五

臨時部 八一七·六九八

合計 九一〇·五四三

各省別歲出表

經 常 部

臨 時 部

合 計

大藏
五五・六四〇

一八七・四〇三

二四三・〇四三

陸軍
三一・六九四

四六二・九九六

四九四・六九〇

海軍
五，五一〇

一六七・二九九

一七二・八〇九

合計
九一・八四五

八一七・六九八

九一〇・五四三

經常部

臨時部

普通收入

一九八・九八九

三四三

公債金

一九〇・四九八

八・四九八

貢

一九九・五五二

經常部

臨時部

普通收入

二七六・〇〇四

總精算說

一九九·三三三

(三) 時軍事費特別會計歲入額十八

整 儲 三九二四·〇七〇

二級會計移撥金 五三五·三八六

其 其他金 二四五·七四四

(四) 特別會計昭和十四年度歲出追加預算

會 別 八

對 華 文 化 事 業 四

醫 食 整 理 基 金

公 儲 金

國 有 財 產 整 理 資 金

金 關 關 貨

東 周 金

學 校 及 圖 書 館

帝 國 大 學

追 加 預 算 額

二五〇

一·六八九

一九〇·四九二

九二

六·一七二

三四

七二一

一·五六六

同 資 金

二・四五〇

米 穀 需 給 調

三・七五〇

朝 鮮 總 督

三・九八一

朝 樺 太

三・八二七

南 洋

一・七一八

臺 樺 府

三四〇

同 廳

一一〇,〇〇〇

臨時陸軍材料資金特別會計

偽新民會的綱領與章程

關於偽新民會的組織，本刊在第四期裏，已經概略的揭露過了，茲將新近到手的外交部亞洲司所譯的偽新民會的綱領章程轉錄於後，以供參考。

甲 綱領

- 一、擁護新政權，謀民意之發達。
- 二、開發產業，以安民生。
- 三、宣揚東方文化與道德。
- 四、在剿共滅蔣之大旗下，參加反共陣線。
- 五、力謀友鄰締盟之實現，以貢獻於人類和平。

乙 章程

第一章 名稱

第一條 一本會定名爲中華民國新民會

第二章 目的

第二條 本會與政府接壤一致，爲信奉新民主主義之民衆團體。以實踐日「滿」華共榮，澈底剿共

滅黨，貢獻於世界和平為目的。

第三章 會員

第三條 本會以中華民國人民及贊助本會宗旨者為成員。會員規則另定之。

第四章 會長及副會長

第四條 本會設會長及副會長。

第五條 會長由政府最高主管長官任之。
副會長由會長任命之，任期二年。

第六條 會長總攬本會會務。

副會長輔助會長，遇會長有事故時代理之。

第五章 中央機關

第七條 在「北京」設立中央指導部，置左列職員：

中央指導部長 一人

中央指導部次長 一人
中央指導部委員 若干

第八條 中央指導部長由會長任命之，任期定為三年。

敵情研究

第九條 中央指導部次長，經中央指導部長之推薦，由會長任命之，任期定為三年。

第十條 中央指導部長，綜理會務。

中央指導部長，遇有事故時，由次長代理之。

第十一條 中央指導部委員，經中央指導部長之推薦，由會長任命之。

第十二條 中央指導部委員會，以中央指導部委員組織之，應中央指導部長之諮詢，審議重要事。

第十三條 下列各事須經中央指導部委員會之議決：

- 一、關於變更綱領及章程事項。
- 二、關於制定改廢重要規則事項。
- 三、關於預算決算事項。
- 四、關於全國聯合協議會之重要事項。
- 五、關於本會之重要事項。

第六章 地方機關

第十四條 在各省設省指導部，在「北京」設首都指導部。

第十五條 省指導部及首都指導部，直屬於中央指導部。

第十六條 省指導部及「首都」指導部之規則，另定之。

第十七條 縣設縣指導部，「道」設道指導部，省政府所在地，及其他特定之都市，設都市指導部。

第十八條 縣指導部，道指導部，及都市指導部，直屬於省指導部。

第七章 分會

第十九條 分會爲本會之組織單位。

第二十條 分會隸屬於首都指導部縣指導部及道與都市指導部。

第二十一條 分會規則另定之。

第八章 聯合協議會

第二十二條 本會設聯合協議會，每年開會一次，但必要時，得隨時召開之。

第二十三條 聯合協議會分爲全國聯合協議會省聯合協議會道聯合協議會及縣（市）聯合協議會。

第二十四條 聯合協議會應指導部長之諮詢，審議重要事項，務求正當民意得以暢達。

第二十五條 聯合協議會規則另定之。

第九章 監察部

第二十六條 本會附設監察部。

監察部由會長任命監察員組織之。

敵情研究

三三一

第二十七條 監察員審核本會會務及會員狀況，得視情節輕重，酌予糾正之。

第二十八條 監察建議皆須取決於會議。其議決須以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二十九條 監察部之細則另定之。

第十章 會計

第三十條 本會經費，以會費、國庫補助費、事業收益費等充之。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年曆為準。

第三十二條 本會之會計細則，另定之。

附則

本章程自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

敵國大事誌

(自四月十六日至四月二十日)

四月十六日

◇敵嗾使華北漢奸組織（新民會）於最近期內在華北各地作反英運動。

四月十七日

◇敵板垣陸相，對偽中央政權樹立問題及長江開放問題，發表重要談話。

◇地方長官，文部，農林，厚生各部，於首相官邸舉行臨時閣議，商討各部異動問題。

◇倭有田外相與平沼首相討論歐洲問題。

◇各報對美總統羅斯福致德義之電文均表示反對。

四月十八日

◇倭中野正剛將赴華北巡察。

◇倭下關與門司間之海底隧道工事之基礎小隧道，於本日完成。

四月十九日

◇倭大谷（華北交通公司總裁）由倭飛平。

◇倭木戶內相訪平沼首相，協議地方官移動問題。

四月二十日

◇大藏省定於日內召調本年首次之海關檢查官會議。

◆徵狀空公司，決向德購買飛機六架，以應中日航空線之用。

◇陸軍大將阿部信行，於二十日晨十時離東京赴天津，轉往各地觀察。又傳陸相板垣是日抵滬，將赴各線觀察。

四月二十一日

◇敵閣定例會議，於本日上午十時二十分在首相官邸舉行，平沼以下全部閣僚均出席。

◇定例五相會議，於本日下午一時在首相官邸舉行，平沼，石渡，板垣，米內，有田等關係閣僚全部出席。

◇倭決以現正金銀行副理西山勉爲駐美海外財務官，擬於二十二日明令發表。

四月二十二日

◇駐倭英使克萊琪訪有田外相，會談歷一小時，傳有關英倭間各項懸案。

◇僑駐滬軍需局要求工部局，禁止租界內懸我國旗，又倭總領事會提出書面，要求工部局禁止一

切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

◇倭嗾使漢口漢奸，成立所謂救國和平聯合會。

四月二十三日

◇本日之五相會議，由有田報告歐洲情勢後，即以此為中心，討論其外交方針。

◇下午二時復於首相官邸，召開參謀部聯合會議，板垣以下有關諸寇西多出席，亦討論應付歐洲情勢之方策。

◇倭興亞院技術部長宮本前抵滬，本日招待各界代表。又大谷返南京。

四月二十四日

◇倭定例閣議於上午十一時半在首相官邸召集。嗣即開內閣參議會，亦以歐洲情勢為論題，交換意見。散會後，倭酋平沼與松岡參議懇談。

◇倭本日之五相會議，青木企劃總裁亦特別參加，討論歐洲問題。

◇倭第九次事變公債，自明日起發行，定額五千萬日元。

◇滬漢奸市府祕書王某被殂。寇段傀儡魯法領事館。

敵情研究

三六